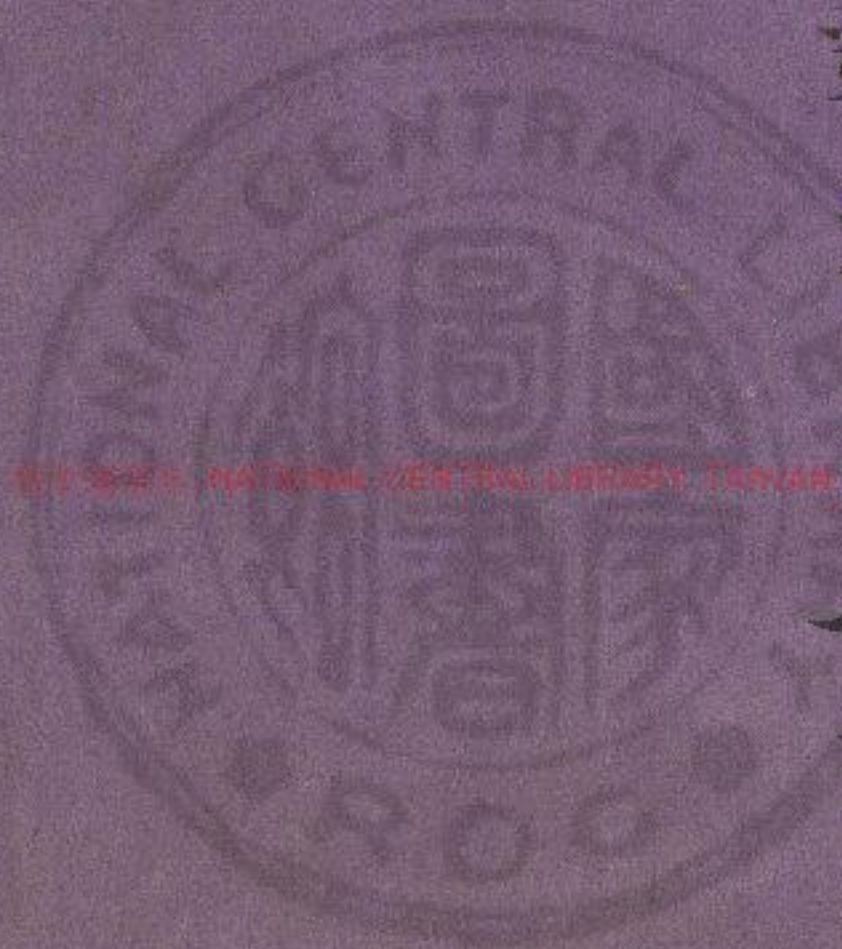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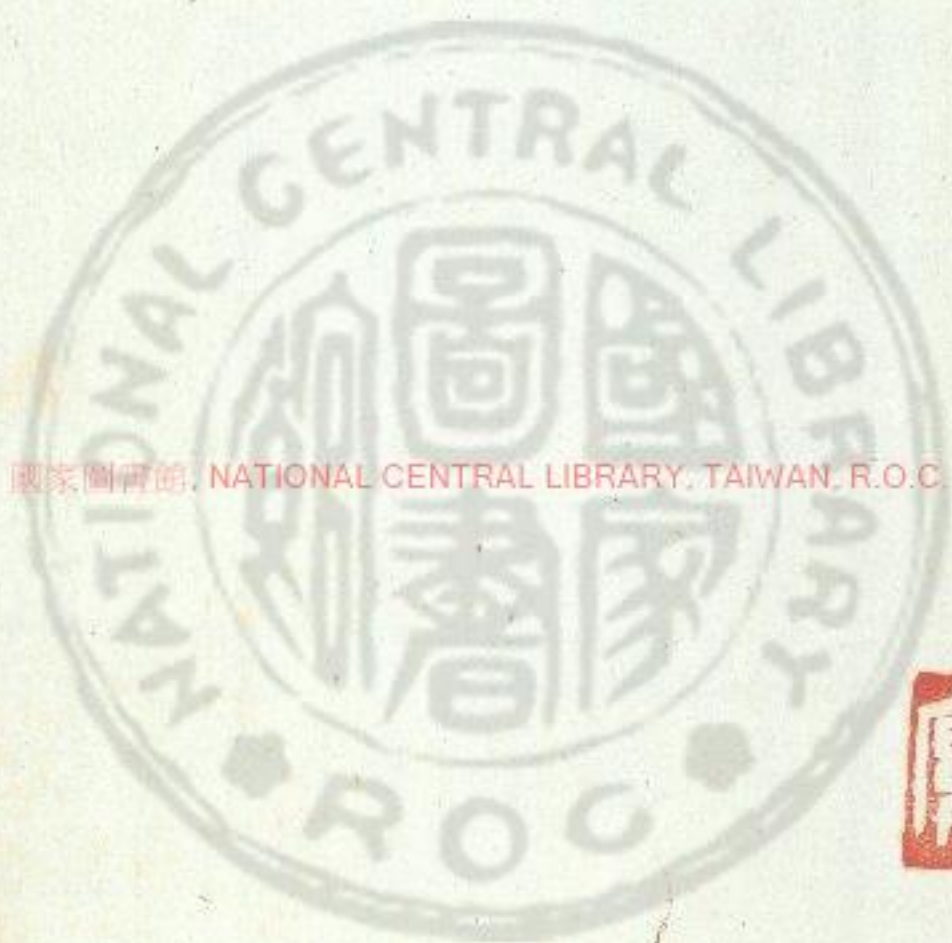


珣石雜漫志 二冊

天一閣鈔本



UNIVERSITY OF TORONTO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CANADA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虞三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
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為盛隋氏取
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
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缺矣
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
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
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為古樂府古樂府變為今
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
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

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繫適齊干遠楚
繚遠蔡缺遠秦方牀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
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於家語孔子學琴於
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
子於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荅曰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
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
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
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稿木倨中矩勾中

鈞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
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
行曹元寵小令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
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
通經好文辭為諸姬作歌尤竒古而高祖之戚
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
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
文采有餘情性不足高歡王璧之役士卒死者
七萬人慙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敕勒歌其辭

畧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
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
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敎勒歌韓
退之十琴操近古

荆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
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
前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
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
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談間而當時左
右聽者亦不憤憤也今人苦心造成一新聲便

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
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
其名而無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
二三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
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
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
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
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為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

古曲音詞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左
延年之徒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
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
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
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
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
而已漢代鞞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
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
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聲新二十八解魏晉
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

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渝白紵子夜
團扇懊懺石城莫愁楊叛烏夜啼玉樹後庭花
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
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
聲行於今辭見於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
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
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
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子家將
適單于庭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綠珠亦自

作懊懷歌曰絲布澁難縫元伊侍孝武飲讌撫
絃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
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
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
祖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
可長歎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
同心肝驕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
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

蛇矛棄我驍驄窟崑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
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柰子何劉曜開而嘉傷
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於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
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
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律作
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
我詩多是別君辭自往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
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
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

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
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
唱凝竅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
撰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
巧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
終亦不脩聲絃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
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
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
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亦稱武
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又

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
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
詩名未定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
昌齡一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
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
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王頴不及寒鷗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
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渙之
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
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沙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羗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渙之柳榆二子曰
田舍奴我豈妄哉
以此知唐伶妓取
當時名士詩句入
歌曲蓋常俗也
蜀王衍召嘉王宗
壽飲宣華苑命宮
人李玉簫歌衍所
撰宮詞云輝輝赫
赫浮五雲宣華池
上月華春月華如
水映宮殿有酒不
醉真癡人五代猶
有此風今已矣近
世有取陶淵明歸
去來李太白把酒
問月李長吉將進
酒大蘓公赤壁前
後賦協入聲律此
暗合孫吳耳元微
之序樂府古題云
操引謠謳歌曲詞
調八

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
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
上之羗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
操引採民眊者為謳謠脩曲度者摠謂之歌曲
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
詠吟題怨嘆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
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
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
也徹之今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
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

之管絃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
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
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
法習俗之變安得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特男有秦青薛
談玉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特大風歌教
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園立使童男女七十
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顧仙未子尚
吳安泰韓法秀女有麗娟莫愁孫瓚陳左宋容華
王金珠唐特男有陳不謙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

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袞何戡曰順郎何
滿郝三寶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
張好金谷里菜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謝阿蠻
胡二姉寵姐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
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
夫所作歌詞亦尚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間李方升
在陽翟有携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升戲作品令云唱
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
顫字如貫珠老翁雖是解歌無柰雪鬢霜鬢須大
家且道是伊撲撲怎如念奴方升固是沉於習俗

而語矯聲顛那得字如貫珠不思甚矣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
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
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
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
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
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
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漢
津燒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
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

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
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使者作正笙訣琴數還
相為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槩謂知音在識
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
自言得律呂真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輸寫一時之意意盡則止
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
定聲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
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

而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
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為搏拊之說亦曰所以
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寔自然之度數也
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
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為樂句嘉祐
間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
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
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
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
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碧鷄漫志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
韻而一種竒巧各自立落不相沿襲在士大夫
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
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
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
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
一字內法度禮樂浸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
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正之
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

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制菩薩蠻曲曰登
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
千山與萬丘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
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
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
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竒特晏
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醞籍一時莫及而温
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
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

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為此論者乃是
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
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得不分異耳晁無咎黃
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間放於狹
邪故有少踈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
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蘊在庭石耆
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躡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
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
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穎京洛間時時出滑稽
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

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
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
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
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
踈蕩之風不除陳無已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
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澁陳去非徐
師川蘓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
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
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
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

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
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
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尔宗室中明
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
一一盡竒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遂客才豪其
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
方平處度牀姪晁次膺萬俟雅言皆有佳句就
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
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目之
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

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
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
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艷體田不伐才思與雅
言抗行不聞有側艷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
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萬俟雅言之右然莊
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胡蝶戀花
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
北里狹邪間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
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
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

特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
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
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
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窻迥及雜
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寅緣遭
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
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
汙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閤門事勲字公顯亦
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
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其實該洽序事間暇
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
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
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
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
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
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
曲周大酺六醜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
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
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則無定

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烟細雨繩墨後來作者
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
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
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
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
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
人數章羣小因指為永叔起曖昧之謗

晏殊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

忘名之士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折醒
解愠試續南部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皆
叙所懷亦兼寫一時杯酒間聞見及同遊者意
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竊謂篇中之意
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製通以補
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廡牀陳十君龍家有蓮紅
蘋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詞即以草授諸兒
吾三人聽之為一笑樂其大指如此牀原於悲
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於夸故云昔人
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紅蘋雲皆篇中數見而

世多不知為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為小山集黃
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
清壯頻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
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
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懼
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醜毒而不
悔則舛原之罪也哉舛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
城賜第不踐諸典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
求長短句欣然兩為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
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黃

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裡勝登臨
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艷艷金燒日迎長歲
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鍾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
初開昨夜風羅幕翠筵紅釵頭羅勝寫宜春從
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對月空竟無一語及
蔡者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
葛每得一解即為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
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
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今賀集中如

青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
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黃載萬歌詞踰樂府廣變風學富才瞻意
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
未易求也吾每對之嘆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
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為苟然而
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
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
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
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為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

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象椒
之酷情涯殆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襞彩比聲
裁句召楚雲使興歌命燕玉以按節粧臺之篇
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
數曲亦自竒特

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
無為莫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
如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孔平日自號濁臯漢父
與姪處度齊名李方州詩酒侶也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

官又有七萬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
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
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寘大
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
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製詞實譜有旨
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為不
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升之女建康
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
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

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
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
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
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陳後主
遊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
者被以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
語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
為其破壞流於民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
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尚
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

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廣及疋配色澤尤劇恠
艷因為艷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真詩曰
夢遊春詩所謂纖艷不逞淫言媒語止此耳温
飛卿號多作側辭艷曲其甚者合懽挑撥終堪
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
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
鄙穢歌詞則為艷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為纖
艷不逞淫言媒語如元白為側詞艷曲如温飛
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夸張筆墨無所
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真
蕪養直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
人皆用清平樂和之去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
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
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
起幽禪希真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
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
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
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芷不
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

到十洲三島心遊萬壑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
亦寄清平樂贈韓璜秋夏云吳頭楚尾踏破芒
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柰惱人風味如今老
我鄉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
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
巖桂樹裏惟許脩門人醉輕鈿重上風鬟不禁
月冷霜寒步障深沉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
原父亦於清平樂賦木犀云小山叢桂最有人
留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濕濃香滿袂別來過
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閑地姮娥借

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正宮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荅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後句又恐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舊同僚郝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畫漏漸遲遲愁損仙機幾回無語歛雙眉凭遍欄干十二曲日下樓西

沈公述為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
賜環之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
甚了東君早作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
菲萬紅千翠為魏公發也

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藁風色收寒雲影弄
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筍向午
滴瀝簷楹泥融消盡墻陰雪改作煙橫水際映
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

宇文杵通久留虜中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
曲云寶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

春來處天際鴈江邊樹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周美成初在姑蘓與營妓岳七楚雲者遊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巒子高坐中見其妹作點絳脣曲寄之云遼鶴西歸故鄉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何文縝在館閣特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為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

人曲曲中隱其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慙
慙惠重来直待牡丹時只恐花知知後故開遲
別來看盡閑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
風夢作一雙胡蝶遠芳叢何書此曲與趙詠道
自言其張本云

王齊叟彥齡元祐副樞巖叟之弟任俊得聲初
官太原作聖江南數十曲朝府縣同僚遂併及
帥帥怒甚因衆入謁面責彥齡何敢尔豈恃兄
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彥齡報手板頓首帥前曰
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青玉案幾時曾

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
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窓
外花影者彥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
選彥齡事之素不謹因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
女歸竟至離絕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
作點絳脣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欄干凭舊
愁新恨耗却來時興鷺散魚潛烟歛風初定波
心靜照人如鏡少今年時影

水調歌頭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
無數花上有黃鸝世傳為魯直子建炎初見石

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
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曲寶釧細裙上王梯雲
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
颺見未真綉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
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古書亡逸固多存於世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
絕句云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
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
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
詳也一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

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
為君門白玉為君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
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
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
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
二羅列自成行一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
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
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
挂為梁中有鬱金蘓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
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

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三
章互考之即知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
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
即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謂東家王郎王
昌也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姓者云
盧家白玉為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
莫愁應念王昌黃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
玉許王昌東西鄰短牆予每戲謂人曰載萬似
曾經界兩家來蓋宋王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即
宋玉為西鄰也東家王即東鄰也載萬用事如

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陽亦有之
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光詩何
必苦勞魂與夢王昌祇在此墻東業唱歌者沈
亞之目為聲家人曰聲黨又曰貢聲中禁李義
山云王昌且在墻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又云
欲入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對靈云又
入盧家妬玉堂

陳無已作浣溪沙曲云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
作意問詩人安排雲雨要新清隨意且須追去
馬輕衫從使着行塵晚窻誰念一愁新本是安

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句新字韻遂倒作新清
世言無已喜作莊語其弊生硬是也詞中暗帶
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碧雞漫志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碧雞漫志卷第三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
皇潤色又為易美名其它飾以神恠者皆不足
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凡十二遍
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
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
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
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開元間
涼州都督楊敬述為曠歆谷所敗白衣檢校涼
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



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
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
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
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
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衣競
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
浸淫易沈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
落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凡山詩志求仙故退作
此曲當時詩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
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

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
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態霓
裳羽衣非人間脈故踰天落然元指為法曲而
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
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為法曲一數也夫西
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
知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
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
令於太常寺刊石內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為霓
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

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揚敬述進婆羅
門聲調脗同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敬述所進
為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
羅門曲皇明潤色又為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
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遊
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
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中下視玉城
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
笑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
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

明皇宮中翫月以柱杖向空擲之化為銀橋與
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
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
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
善與明皇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
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
皆誌明皇遊月宮其一申文師同遊初不得曲
名其一羅公遠同遊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
遊得紫雲回曲名歸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
誕無可稽據枉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

作舞衣裳詩家搜竒入句非決然信之也又有
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遊月宮聞樂聲記其
曲名紫雲回揚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
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
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
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以鐵如意
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
望夜帝與欲葉仙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
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
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

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
來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
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
將使誰信之子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
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
作霓裳歐陽永升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
蔡偉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
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
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
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

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於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揚太真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為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珮七寶纓絡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待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又云天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

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
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
陽鞀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
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
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去霓裳滿天月粉骨
幾春風帝為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
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
歔郝其後憲宗時每太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
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
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為

文宗乃令馮定制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
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
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残缺頗甚
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蓋唐末始
不全蜀擣机稱三月巳上王衍宴怡神亭衍自
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决非開元
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
讀道書好湯餅得犯天麦毒疾多唱異曲八月
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譟一曲有水鳥野
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耳自道曰此即昔人霓裳

羽衣者衆請於何得矣而不荅既得之邪疾使
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為霓裳
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踰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
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
涼况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為黃鍾商無疑歐
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
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
叔知霓裳羽衣為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為法曲
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
太疎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

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
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
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尔又嘉祐雜誌云
同州樂工翻河中黃翻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士守
程以為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
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子謂筆談知
獻仙音非是乃指為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
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誌謂
同州樂工翻河中黃翻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
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并士守程譜皆不

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
篳相攙擊擗吹彈聲颺逸臣云凡法曲之初衆
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
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
中序擘騏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注云散序
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
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
却收翅唳雀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
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
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

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葉談沈存中譔沈指霓裳羽衣為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名。名曼卿取作傳踏。述開元天宝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葦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為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宝遺音。蓋二公不知此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

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擷入破虛催袞室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園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於樂器上或吹或彈

彈止能盡一箇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
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
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
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為
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
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
涼伊甘皆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
涼州獻此曲寧王獻曰音始於宮散商成於角
祉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

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曰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亂
世頗思憲審音而揚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內
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
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
回夜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即妃所
製上親御玉笛為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
其曲傳於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
盛行上皇也蜀回居南內乃肅宗時那得始廣
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
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

善歌舞遂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
皇雜錄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為倚樓曲
因廣之傳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
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曰黃
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
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
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胙說云西涼州本
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
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合衆樂即黃鍾也予謂黃
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制黃鍾

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夸
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
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
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
矣張祐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梁州急遍
吹揚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孛兒又幽閑
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
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
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
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梁州崑崙求譜不許以

樂之半為贈乃傳据張祐詩上皇時已有此曲
而幽閑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
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磬漸緊月中銀
字韻初調促張絃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次寥
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為高大石其羽為高般
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晁說又云涼州有
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攔正攔
入破空催實催袞遍歇指故袞始成一曲此謂
九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
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

從首至尾次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
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涼州大遍最豪嘈史及
旻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識此乎

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大曲石調高大石調雙調
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
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
林鍾商今夷則商之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
即借尺字叙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
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它宮調不見也凡大

曲就本宮調制引序慢近今蓋度曲者常態若
象甘州八聲即是用其法於中呂調此例甚廣
偽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
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
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
製渭州曲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
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
要襟曲今小石調胡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
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擺撚又云管兒還為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誌盧金蘭墓云為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襟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揚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絃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

病人聽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詞
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
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指無過六字者故曰
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它書不見也青箱
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
裳羽衣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
嘗患講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証
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憤
憤或遺禍於天下樂由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
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两市折兩鬪聲樂崑

崙登東絲樓彈新翻羽調綠腰必謂無敵曲罷
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
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崙崙拜
請為師女郎女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
行於世者四曰黃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
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
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崙崙所謂新翻
今四曲中一數乎或它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
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數乎或
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

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
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
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么
至花十八益奇

碧雞漫志卷第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
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
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誇謠之曰蘭陵王
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
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
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
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虞
美人脞說稱起於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
此命名可也曲起於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

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
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
草芳菲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
時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為誰舞亦有就曲誌
其事者世以為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
下旌旗亂褊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
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
鏢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
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
為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林

缺九字

葛荒葵老蕪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
娑只有當年情魄未銷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
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為
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它曲則否賈氏談錄褒
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或
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拍掌之狀頗中節拍西
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
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
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
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

其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若動搖
美人以為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
聞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它曲
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它日取琴
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曰
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
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吳間人亦莫知
其如何為吳音東齊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
亦動傳者過矣予考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
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圖非虞姬作若便謂

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子
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盛歌亦異然舊曲三
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
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
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
產有無同類也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
工主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
子曰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
涕曰慎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

復回矣。据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於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子，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制水調歌，即是水調中制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為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宮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

GENTRAL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謂其弟子曰不返矣
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
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
進水調歌者曰山川
既時不見只今汾水
亦為此曲曰李嶠上
水調中一句七字曲

心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
百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為何
第五道五言調聲最愁苦此

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

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

爭云元宗留心內寵

一揚花飛奏水調詞

如風流一句如是數

一句七字然既曰命

水調中撰詞也外史

冊子皆衣錦繡自製

以漢曲也今世所唱

音調異名者名曲

非樂天所聞之曲

白宮凡前段平韻

屬無射宮以此知

歐陽永升所集詞

曲今世河傳乃仙呂

分樂以二部堂下立奏謂

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

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

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

人言嘗稱萬歲為樂以
並畫鸚鵡冠作鳥象又
能言名吉了了音料異哉武
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
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
祝生四子殺其二廢徒
一人性命如糞草至聞
蓋年號永昌又因二
又號天冊萬歲又號
長安自昔紀號祈祝

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
理道要訣唐時大簇商
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
劉弘撰聖朝萬歲樂譜
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

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
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
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
府今黃鍾宮有三臺夜

拍有序不知何者為正
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
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
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
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能
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
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
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
呈喜音律而罪人遂欲
人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

後文宗便殿觀牡丹
下命樂適情宮人沈
菽白日上曰汝知書
滿子詞云繫馬宮槐
見流恨滿川光五字
訶庶幾是也歌八疊疑
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
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
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
丁者字句既異即知非

利史李靈曜置酒坐客
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
令歌發聲清越殆非
胡二子否妓熟視曰
江下皆明皇時人也
以態詠嬌嘖傳唱宮
下泉須弔益才人
以歌笙獲寵者密侍
尔何為哉指笙囊泣
曰妾嘗藝歌願對上

一聲何滿子氣亟立
而腸已絕上崩將徙
才人乎命其攬至乃
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
人發祐又有宮詞云
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
也

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
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
帝為作凌波曲奏之池

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

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

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

於凌波池奏新曲池中

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

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

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

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

杯鍾宮云時號道調宮

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

商去時號水調今南
也皆不傳予問諸樂
何宮調也世傳用之
廢豈以龍女見形之

甲辛驪山楊貴妃生日

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
既云太真妃好食荔枝
其日至都天寶四年夏
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

外傳云明皇在驪山
新曲未有名會南海
雖小異要是明皇時
帝在驪山故杜牧之
成堆山頂千門次第
知道荔枝來遯齋閑
早驪山至春乃還未
事實子觀小杜華清
段荔枝筐之語其後
取馬嵬間只有紅塵

既出永牀宜此詞亦尔
有近拍不知何者為本
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
為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
效吹故張祐詩云紅樹蕭
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
八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
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
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
天寶諸樂名堆作埴屬

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
鯉羽特號黃鍾商調皆

云初過寒食一百六
向絃索鳴賀老琵琶
念奴潛伴諸郎宿須
許燃燭春嬌滿眼淚
上九天歌一聲二十
天寶中名倡善歌每
安之韋黃裳輩闢易
皇遣高力士大呼樓
十五郎吹小管逐看

呈不欲奪俠遊之盛
時巡東洛有司潛遣
云念奴有色善歌宮
色媚人又云念奴每
今大石調念奴嬌世
固疑之然唐中葉漸
與連昌詩入此曲者
特入高宮大石調
外傳云帝幸蜀初入
於聲帝方悼念貴妃

恨時梨園弟子惟張
遂傳于世子考史及
關出河池初不由斜
上亭有古今詩刻記
羅隱詩云細雨霏微
貴為天子猶冤斷窮
何處去巴猿無賴不
愧先生教聚螢世傳
悵然而起問黃幡綽
當侍郎當俗稱不整

揚妃外傳又載上皇
御多非舊人於望京
曲上四顧悽然自是
作老翁雞皮鶴髮與
似人生一世中杜牧
玉蓮開藥煖泉香行
淚數行張祐詩云雨
一曲新長說上皇和
徽即張野狐也或謂
明皇雜錄揚妃外傳

此曲至雨淋鈴夜却
新曲非異說也元微
絃濕冰泉鳴咽流鶯
四蕭條鬼神泣今雙調
曲遺聲

禁中初重木芍藥得
上乘照夜白太真妃
板押衆樂前將欲歌
年宣翰林學士李白
詔賦詞龜年以進上

竹促龜年歌太真妃
說指此為清平樂曲
乃是令白於清平調
合為三曰清調平
就擇上兩調偶不
句與今曲不類而
曰曰清平詞然唐人
此曲在越調唐至今
中商兩音者歐陽炯
往往是也

愛羯鼓玉笛云八音
明麗帝曰對此豈可
軒縱擊曲名春光好
此一事不喚我作天
石以來多有此曲或
王依月用律故能判
八矣此必正月用二
次易名愁倚欄
細云大中初女蠻國
誦菩薩蠻隊遂製此

陸蠻隊舞文士亦往
也北夢瑣言云宣宗
假溫飛卿新撰密進
一是踈之溫詞十四
可及所製蓋止此則
一類耳

公為正妓謝秋娘撰
大作憶江南三首第
一自唐至今皆南呂

四段蓋近世曲子無單
此曲已出兩名樂天
兩秋娘近世又取樂天
笑世間有改易錯亂悞

宗善吹小管僧文淑為
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

製曲曰文淑子予考資

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

相繼年紀極近豈有二文

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
人主臨觀為一笑之樂死
石調林鍾商歇指調皆有
字或悞作序并緒

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
翻之遂以名今雙調益
音製詞

外郎馮敢景德三年
史胡店日落忽見三
堂敢料其鬼也携僕

十六舅母者諸王侃
者曰何名也侃對曰
曲單州營妓教頭葛
鎮時駐兵魚臺值十
梁祖令李振填詞付
之葛大姊及戰德勝
俗以押馬隊故訛曰
曲謂左右曰此亦古
珣瓊瑤集有鳳臺一
載何宮調今世道調

GENER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引賓客對張貴妃等
與狎客共賦新詩相
調其曲有玉樹後庭
鸝留金釵兩臂垂並
及朝臣相唱和為詩
者為此曲子因知後
句為曲名故前輩詩
鏗動曉樓空又云後
公萬戶千門成野草

一 牋曾裝欺江搃綺閣
一 國恨隔江猶唱後庭
一 花庭忽作青蕪國又
一 後庭新聲嘆樵牧又
一 聽吹玉樹花吳蜀雞
一 五六寸或紅或淺紅
一 花又按國史纂異雲
一 似槐而葉細土人謂
一 青葱左思以為假稱
予謂雲陽既有玉樹

後主玉樹後庭花或
玉樹或稱後庭花少
毛熙震李珣有後庭
宮調兩段各四句似
亦令也

州幕府拜侍御史李
叢歌坐客各賦詩送
詞日暮偏傷去住人理
杯中羽時號平調今俗
紅者大曆初隨父歌

月納為姬自傳其藝穎
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
青青令紅潛聽以小豆
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
大驚請與相見嘆伏不已
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
彌記曲小娘子尋為才人
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
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偽
讀各異然皆今曲子

大曆加減者近世有
屬仙呂調宮調勾讀
西河慢聲犯正平極
林中羽而近世所分
羽調也

正隋之曲也前輩詩
揚柳幾千裁錦帆未
回又云樂苑隋堤事
汴渠事而張祐折
柳宮前揚柳枝玄宗

霞起無限春愁生翠
元樂府雜錄云白傳
與劉夢得唱和此曲
恥聽取新翻楊柳枝又
里翻怨調才子與妍詞
侍亦云請君莫奏前朝
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
加創詞也今黃鍾商有
四詩與劉白及五代諸
三字一句此乃唐時

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
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
聲度差穩耳

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
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
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
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
為唱徹衆已盡記於是
悉寫曲譜言封燕席事
王潭牧亦張樂燕之倡

筐筥歌麥秀兩岐之
面如死灰歸過金州
兩岐令在黃鍾宮唐
曲不類

終

古天一閣抄本前闕後闕不可復觸手爰付
陳生脩治校知不足齋刻本其三十餘字甚

快意甲寅冬月記遜公

